

## 沿河

◎岑玲飞

小区沿河,我却从不关注那河。  
去年养了条狗,送儿子上学后,我就顺便在附近的公园遛一下狗。公园也沿河,那里的河一目了然,不像小区旁的那条河,高高的石岸,密密的冬青树,把我们与河隔绝开来,虽沿河走,却看不见河。

小区沿河处有一个地方,是冬青树墙的一个缺口,被封上水泥,围着金属栏杆。经过这个缺口时,我就会瞥见这条河的一小段。

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,总觉得河是黑的,人们并没有往河里使劲地扔垃圾,也不知是什么污染了河。有那么几年,甚至还散发着若淡若浓的臭味。我多年不喜欢站在河边了,总是对河避而远之,遛狗时也不敢接近河岸,生怕狗遇见别的狗,一时激动,失足滚下河去。更是因为河的不堪目睹,个人亦无力扭转河的局面,看了更觉难过又无奈,就不看了。

一天,我和小狗在那公园走,一走两走,就离河近了,无意间看到河面都是水圈在扩散。是下雨了么?怎么身上没感觉?再走近些,定神一看,原来是满河的小鱼在游!我再向河靠近,直接站到石岸上,探头向下看,只听“咚、咚、咚”几声,大约是几只小青蛙,从水草里跳将起来,落入水中不见了,水草附

关注水环境

近,不知是什么鱼,胡须细长,在水面一拱一拱吹气。我正打算看个清楚,这些鱼们就集体“嗖”一下沉入水底了,只有略远些的鱼群,还神气活现地扭动着灵活的尾巴。

水草浮萍,种类繁多,高低有序,一时难以细数。长的水草高过一人,顶端开着大花。那水上花,要么不开,一开,比陆地上的花更硕大,颜色也更艳丽。它们尽力扩大自己的势力,看谁盖得过谁,却又恰到好处地留出足够宽阔的河面。

百鸟争鸣,百花盛开,河里也生机勃勃!

又忽然诧异起来,这河水怎会这么清澈?一直以为每条河都不好了,原来这条河尚未“被害”!青青的水草、美丽的水上花、群鱼欢游、清凌凌的水质,没有阳光也是亮晶晶地晃动着水波,水面没有任何垃圾漂浮,仿佛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一条河,着实惊喜,看来大家都有环境保护意识了!

那时,我就很想写这条河,我以为自己观察力强,观察到了别人不知道的“一桩奇事”。但一转念又不愿写了,河水清澈,生态良好,本是一件好事,要是写了一见报,被钓鱼爱好者看到,有事无事提着桶来垂钓,那么生态岂不是又被破坏了?小鱼也成了受害者。那我这笔就成了邪恶之笔了!于是春暖花开时发现那条美丽的河,一直只当不知道,我只偷偷告诉了

老公和儿子,并特意带儿子去那条河看那些鱼们。

有一次在小区遛狗,我又无意中发现,其实自家旁的这条河生态也变得很好了。暗自纳闷,不知不觉间,这条脏河变化巨大啊!于是常在遛狗时,去那个缺口看河水,河里自有一番热闹天地,我还没怎么探出头,就只听跳的跳,弹的弹,“扑通扑通”,不知是些什么,如临大敌逃入水中,又马上回归平静,给人一种水至清则无鱼的假象。

随着外出时看到河的机会增多,我终于发现,其实,不是学校公园旁的那条河变干净了,也不是我家旁的那条河变干净了,而是我所生活的城市,所有的河都变干净了。

我总是过着忙碌不堪的小日子,无暇关注大事,虽然常在宣传牌或公交车身上看到过“五水共治”这些字眼,也在电视新闻里看到“五水共治”进展报道,但对这种报道,只觉得枯燥乏味,关注不多。

当我一次次惊讶于河水的清澈,终于恍然大悟,这是“五水共治”的成果。一想起上次以为只有一条河未被污染,而不敢写它,生怕写了也被污染了,想想真是幼稚好笑。

现在,水之清丽已不是一件需要保密的事。大家都喜欢这样的水,相信也一定会自觉地维护它的美好。

## 重访智门禅寺

行走

过了它。于是瞪大眼,更用心地分辨着两边景象。可是路怎么会那么远呢?一个一个陌生的村子,被我们甩在身后,就是没发现那个熟悉的村子。连最笃定的我也开始不自信起来,怀疑是不是已经被我们错过了。可即使错过“舫前村”,难不成还会错过“墙头镇”?就在这样疑惑和焦急中,也不知过了多少个陌生的村子,终于看到了那熟悉的三个字——“舫前村”,而且很快看到了指示牌“智门禅寺”。按照指示,我们七弯八拐驶出村子,拐上了那条林荫道,记忆在这儿豁然开朗:“对对,就是这条沙石土路,两边柏树森森,笔直笔直的,像两列士兵,是守卫我们学校大门的卫士,尽头就是我们学校的大门了!”我们一时兴奋得大叫起来。

记得那是1978年,我们在这儿——宁波师范象山分校读中文专业。这所隐在竹林怀抱中的简陋学校,是真正的世外桃源。没有商店,没有任何娱乐场所,离最近的村子舫前村,也有二三里路,离墙头镇则有五六里。20岁的年纪,精力最为充沛的时候,求知欲最旺盛的阶段,能够碰到这样美好的学习环境,真是天时、地利、人和,占齐了。智门禅寺,我们可真是在这儿开启智慧之门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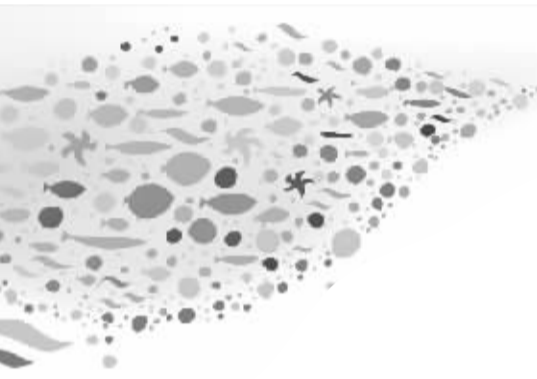
到了路尽头,却再也找不到那被我们进进出出跨了无数次的学校大门了,迎面是一面写着“五代古刹”的雕龙照壁,转过壁后,里面分明是一所寺庙。那个基本上是两层楼建筑的灰暗破旧的院子哪去了

呢?那个石板地面、住了我们12个女生的大寝室哪去了呢?图书室呢?食堂呢?不见了,永远地消失了!

我们只能大致地确定:那个药师殿的位置该是我们曾经的寝室,食堂是在那边,教室该在这里……而那口古井,窄小的口,看去深邃幽暗,井水清冽,该是残留的唯一旧物了,我们肯定曾在这儿打水洗衣服过的。

我们想转到寺后看看。那里本来是竹山,还有一个小水库——后来才知道它叫六角塘,为当年的僧众所凿。但是,那条上山的小径找不到了。我们只好迂回曲折地从寺外绕过去,却发现那片竹林也没了,竹林被改造成了茶园,修长的翠竹变成了矮矮的茶树。而且,那个小水库或曰六角塘成了一个小水塘。这个地方本是让我魂牵梦萦最难忘的地方。当年我们几个,常常在没课的下午,每人带把小竹椅,几本书,在这水库边竹林中消磨半天。我们各自静静地看着书,或者默默背诵着将要考试的内容,专心致志,心无旁骛。偶尔轻轻地交流几句。看得累了,便伸伸懒腰,对着蓝天白云对着翠竹绿水出一会神。六角塘水波不兴,倒映着白云翠竹,除了飞鸟叽一声掠过水面……那静谧安详的环境!那清新馥郁的山林空气!那最单纯美好的日子!

归程中,我们一反来时的欢呼雀跃,一个个都沉默不语。是因为母校那沧海桑田的变化令人感慨?是为那“美丽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”而伤逝?



◎薛君仙

据史料记载,位于象山县墙头镇舫前村西边的智门禅寺,始建于五代后周四年(957),距今1000多年了。这千年中,曾经“缙徒相授,梵宇漫广”,盛时有“常住田674亩,山2244亩”。而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,则成为恢复高考后的一处高等教育场所——宁波师范象山分校。寺名“智门”,“智”为儒家常用语,即梵语“般若”意译,“智门”意为智慧之门。在此兴办学堂,倒也深得其所。1978年10月开始,我曾在此求学两年。

在毕业离校30多年后,我和娟子、阿姣等一行五人,前往象山墙头镇舫前村,寻访智门禅寺。

从宁波出发到宁海下高速,汽车才过大佳何,我们就开始迫不及待地注目起路标。路当然不是30年前的那条尘灰飞扬又窄又颠簸的沙石公路了,路两边的景象也早已沧海桑田,似乎无一处可以与当年的记忆重合。这让我们有点担忧,生怕一不小心就错

## 玫瑰色的错觉

◎毛汉民

大千世界,芸芸众生,就每个人来说,所面对的基本问题都相差不多。然而,由于各人所持的人生态度不同,这个世界在不同人眼里,就有了迥然不同的色彩。

简单分法是,一种人乐观,另一种人悲观。社会心理学家通过实验发现,乐观的人,一般都存在一种夸大自己能力、夸大事好的一面的错觉思维,他们通常习惯通过一副玫瑰色的眼镜来观察问题;而悲观的人,却常常能够更客观地看到问题的真实性,他们通常比普通人更清醒、更明智。

那么,我们究竟该选择乐观,还是选择悲观呢?心理学家认为,乐观者这种把事情看得比实际更好点的错觉思维,比悲观者的清醒更合理,也更有意义。正是这种玫瑰色的错觉,帮助人们在最为黯淡的情形下,在严酷的生活事件上,看到光明和希望,这恰恰是健康的心理状态。英国作家威廉·黑兹利特曾说过,“生活是巧妙地受蒙蔽的艺术”。这让人想到郑

有所悟

板桥“难得糊涂”的名言。看来乐观一点是对的。

如今的医学研究发现,一个人在心情愉快的时候,大脑会产生一种“有益激素”,这种激素能够增强身体的免疫力,能够延缓身体的衰老;而当一个人心情不快、生气、愤怒时,大脑就会分泌一种叫“去甲肾上腺素”的“有害激素”,这种激素的毒性仅次于蛇毒,长期分泌这种有毒的激素,一个人就会病魔缠身,未老先衰。

原来,我们身上有奖赏快乐、惩罚忧伤的机制!

张爱玲说:人生是一袭华美的袍子,里面爬满了虱子。我们平时也常说:不如意事常八九,可与人言无二三。是啊!现实的生活总有这样那样的问题,总有不尽如人意之处。以悲观者的眼睛看之,这个世界真是灰暗阴沉,了无可爱之处;然而,乐观者却从自己的内心发出光明,他们眼前的世界充满希望和生机。

假如,你常常愁眉苦脸,心情郁闷,体验不到生活的快乐,那你可真得当心了。若说乐观是一种健康的心理状态,那么,悲观就是一种心理疾病。实际上,

无论我们有怎样的命运,无论我们面对怎样的现实,说到底,人生的收获无非是一种心情,而心情可受控于我们自己的选择。人的一生,就这短短数十年,哭也一生,笑也一生,何苦与自己过不去呢?

